

◎ 李叔德 / 著

月落乌啼

乱世诗人张继
传奇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月落乌啼——

乱世诗人张继传奇



◎ 李叔德 / 著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落乌啼:乱世诗人张继传奇/李叔德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216 - 05853 - 7

I. 月…

II. 李…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441 号

月落乌啼

——乱世诗人张继传奇

李叔德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7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数:300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20.5
插页:1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1 - 5 000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853 - 7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主要人物表

张 继 字懿孙,中唐诗人,小官吏
胡叶儿 宫女,被赦出宫,张继情人
胡杏儿 胡叶之妹,歌妓出身,后成为张继妻子。

唐肃宗 李亨
唐代宗 李豫,与张继同年生、同年死
宁国公主 唐肃宗之女,李豫之妹
郭子仪 唐朝大将军
李光弼 唐朝大将军
鲍 防 字子慎,张继童年学友,官员
康楚元 张继童年学友,叛将
李 白 张继文友,大诗人
刘长卿 字文房,张继文友,官员
皇甫冉 张继文友,官员
独孤及 张继文友,官员
顾 况 张继文友,官员
陆 羽 张继文友,茶圣
杜 甫 大诗人
颜真卿 大唐官员、大书法家

月江馬車

霜滿天江柳

漁火對愁眠

江上縣城外空

山寺夜半鐘

新到客船

張繼



目录

张继传奇

- 第一章 戏言一殿三天子 且说两庄九名人 /1
- 第二章 教孽子老父成疾 划田产幼苗为证 /8
- 第三章 上苑逐鹿迭次出 秘宫选储一语成 /16
- 第四章 慕先贤鹿门拜墓 承遗志张继断指 /28
- 第五章 张懿孙梦中成亲 广平王墙头捉友 /37
- 第六章 老酒仙借酒咏志 小胡叶以叶寄情 /44
- 第七章 初入酒肆遇皇甫 三访杜曲无诗人 /53
- 第八章 李林甫一手遮天 宣政殿众举落第 /63
- 第九章 张懿孙猛掌毙敌 胡叶儿娇躯护爱 /75
- 第十章 杨国忠谤太子爷 建宁王斗安禄山 /84
- 第十一章 走梅岭张继遇险 卧穷店书生逢故 /94
- 第十二章 山寒心冷人入岩 月落乌啼霜满天 /102
- 第十三章 至爱初逢冷晴院 长恨再提梅岭山 /111
- 第十四章 郝潜龙恃强凌弱 张懿孙以诗赎美 /119
- 第十五章 金榜题名醉长安 白马赋诗坐江南 /128
- 第十六章 玄宗马嵬失爱妃 太子灵武登大极 /138
- 第十七章 李泌无意穿紫袍 建宁有恨归冥天 /146
- 第十八章 张继舌战毗伽阙 公主情移黑面郎 /156
- 第十九章 李光弼铁甲破阵 张懿孙神力救火 /170
- 第二十章 入地斗妄刘长卿 上天揽月李太白 /179
- 第二十一章 胡杏儿折梅灭霸 银须公引颈受戮 /187
- 第二十二章 鲍子慎偕友赴任 太子爷放鹰遇狼 /197
- 第二十三章 康楚元襄州称王 张懿孙江堤擒霸 /206
- 第二十四章 顾况延演红叶缘 胡杏险陷碧桃孽 /214

目录

张继传奇

- 第二十五章 李辅国弑后拥储 唐代宗得宝登基 /224
- 第二十六章 笨魏生误得国宝 莽英雄坚辞皇姻 /232
- 第二十七章 史朝义孤魂入林 郭元帅单骑退敌 /238
- 第二十八章 聚散无常杏花怨 分合有缘乱世情 /244
- 第二十九章 陆羽煮茗长乐宫 宁国殒命太液池 /251
- 第三十章 频频酒宴战奸商 茫茫白水觅诗魂 /256
- 第三十一章 颜真卿直击奸相 唐代宗不舍香魂 /269
- 第三十二章 长卿作五言长城 懿孙显大家懿范 /277
- 第三十三章 张继苦缠地头蛇 陆羽妙品天下水 /287
- 第三十四章 郭暖斗胆打金枝 李豫顺序传大统 /298
- 第三十五章 洪州众恶咸就戮 先哲泉壤成终古 /304



第一章

戏言一殿三天子 且说两庄九名人

大唐开元十四年的冬天是个暖冬。眼看腊月将近，非但见不着雨雪景象，连往年呼啸的北风也没了踪影。长安城大道旁，梧桐树上还挂着半树的叶子，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街面，行人不知不觉地敞开棉袄。

皇城内兴庆宫里，太监和宫女们忙得满头大汗，擦拭门窗，整理花木，打扫通道。赴泰山封禅的玄宗皇帝李隆基返回途中，在东都洛阳耽搁了半年多，总算回来了。

紧挨着皇宫的是十王宅。这里住着老老少少十几个王子，是皇帝诸多的兄弟和子侄们。这些王子伴着年壮气盛的皇上，个个小心翼翼，行事低调，惟恐被人猜忌，见疑于圣驾，招来不测之祸。

何况，自从前太子瑛被黜继而赐死，围绕立储之事，朝廷文武百官各持其说，皇帝犹豫不决，形势混沌未明，异常紧张。京城之内，谁若稍有不慎，便将祸从天降，万劫不复。

不过，皇帝封禅归来后的第一个重大新闻稍稍冲淡了这种诡谲气氛。

消息是从十王宅的巷子里传出的。

这天早晨，皇帝刚从后妃的寝宫出来，贴身宦官高力士就气喘吁吁地穿过花坛跑上台阶。

皇帝李隆基笑咪咪地瞧着这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忠心耿耿的奴才。当初设立两大内侍称号，一曰金刚，一曰力士。如今力士尚在，金刚却已经不知何处去也。高力士一步两台阶，也只有急事他才会这么匆忙。若是无事，他则永远是慢吞吞地迈着方步的。

高力士叩了头，报告：“陛下，一件大事呀！”

皇帝问：“什么事啊？”

高力士却没有说是喜是愁，只说是一件大事，要皇帝老子猜猜看。



皇帝道：“无非是哪个地方官吏发现了什么珍宝奇藏之类吧？”

高力士摇摇头：“陛下，比这个可大着呢！”

皇帝又道：“那就是在哪个深山老林中找着了长生不老之药？”皇帝虽然正当壮年，离老病十分遥远，却早早地关心起长生之术来。

高力士还是摇摇头：“有关国家大事啊！”

皇帝恍然大悟，笑道：“是不是吐番国的外甥赞布回心转意，找朕这个皇帝舅舅请求罢兵议和来了？”

高力士仍是摇头：“这等军国大事自有当朝大臣向陛下奏禀，怎么会由老奴才来传递？”

皇帝有些不耐烦了：“什么事只管说来，倒跟朕卖起关子来！”

高力士一瞧玩笑过了分，赶紧说：“启禀陛下，忠王府里生了个小郡王，这可是您的第一个孙子呢！”

李隆基霍然起身，睁大眼睛问道：“当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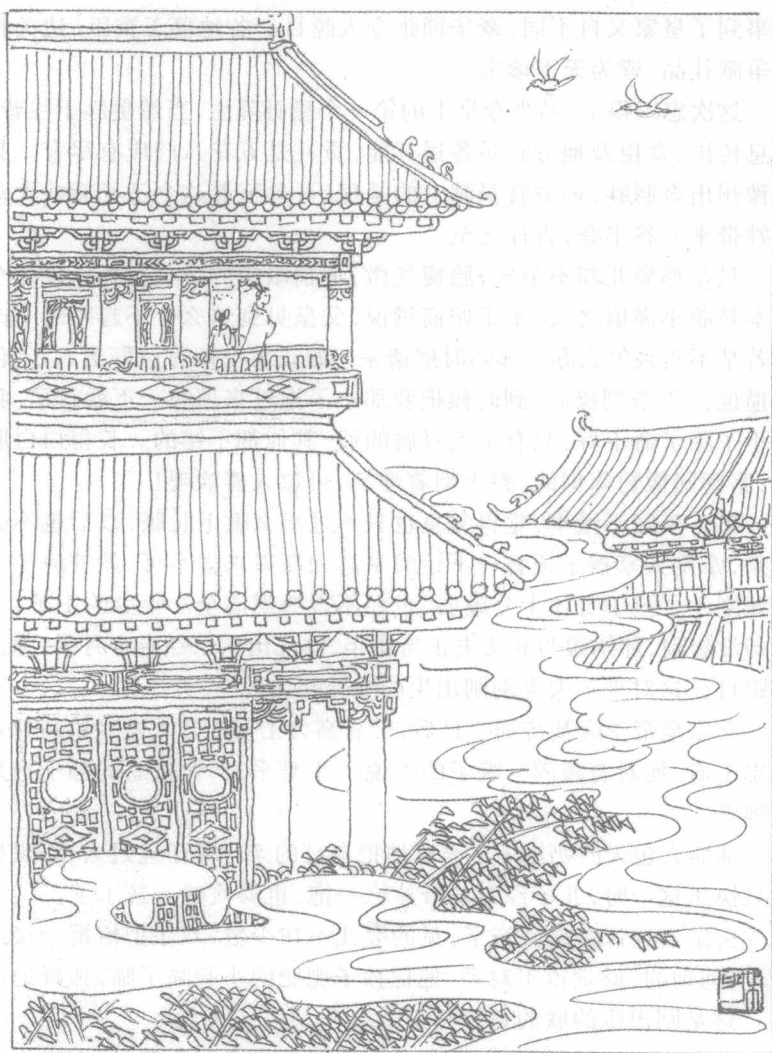
高力士倒抽一口冷气：“我的万岁爷爷，这种事岂敢拿来当儿戏？半夜小王子刚一呱呱坠地，忠王就遣人到宫门外向圣上报喜，到天亮足足等了两三个时辰呢！”

李隆基仰天哈哈大笑：“好啊！朕有皇孙了！朕已经当爷爷了。李唐天下后继有人。”便叫高力士带路，要到忠王府去瞧瞧。高力士慌忙拦住：“有陛下显顾圣恩的时候。到第三日小王子洗礼时，陛下亲自去主持不就得啦！”

皇帝想想也是，立刻吩咐先准备赏赐，届时好好地到忠王府中与儿孙们乐一乐。

忠王府中自从皇孙诞生，先是喜成一团，后听说皇帝要来府中，又乱成一团。忠王李屿和王妃吴氏都才十六岁，自个儿尚且是个孩子，却提早当起了父母。那婴儿生下来十分羸弱，只是个打满皱的粉红的肉球而已。久久地不睁眼睛，哭声细微，时断时续，小猫儿一般。幸亏从外面请来的奶娘长得颇为健壮，丰乳肥臀，奶水充足，小家伙才渐渐显出生气。

新生婴儿三日洗礼是大唐盛行的风气。孩子生下三日之后，父母将他放在盆里用清水洗濯，可除灾避难，保一生平平安安。虽然同是洗礼，穷人与富人却有天壤之别。穷人只用瓦盆，请至亲好友来祝福



紧挨着皇宫的是十王宅



一下。富人则用铜盆，甚或金盆。并且大宴宾客，整日不休。来客则厚赠礼品，相互攀比。越是有钱人三日洗礼越是讲究，蔚为奢侈风气。此事到了皇家又自不同，豪华铺张令人瞠目。各地藩王重臣、边关将领争献礼品，皆为天下珍宝。

这次忠王得子，乃当今皇上的第一个皇孙降生，当然更胜于往昔。消息传出，众臣及地方官员各逞其能，贡礼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其中豫州出奇制胜，地方官员献上的是嘉禾，象征着这个王子能给大众百姓带来五谷丰登，吉祥之至。

只是那婴儿却不争气，脸瘦气微，皮褶眼搭的没个看相。忠王李屿本是胆小谨慎之人，跟王妃商量说，父皇见到这么个不起眼的小肉球若是不高兴怎么办？那临时雇请来奶娘正愁没地方讨好主人，大包大揽说：“王爷别操心，到时候把我那小子抱过来顶替一下就行了。我那小子除了命不好，只有个卖豆腐的爹，其他都不错的。长得白白胖胖，胳膊腿像粉琢似的，整天咧着嘴笑，可逗人喜欢哩！”

忠王年轻不懂事，觉得父皇也只不过那么瞅上几眼，以后也不会再来，拿别人家孩子顶替一下让父皇高兴高兴未尝不可，就答应了。王妃刚生了孩子身体十分虚弱，也顾不得考虑周全。年少的王子、王妃却没想到，那奶娘与其丈夫正当盛年，娃儿出生已经半个月了，怎么能跟自己这对少年夫妻刚刚出生的婴儿相比呢？

玄宗皇帝李隆基待到三日后，带着高力士等一帮太监兴致勃勃来到忠王府。他对着跪满一院子的人说：“平身平身，快把朕的孙子抱来朕瞧瞧。”

那胆大包天的奶娘满心喜欢地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递过去，心想虽然只快乐这一时，儿子经万岁爷这么一抱，也够吹嘘一辈子了。

玄宗当过许多次父亲了，见的婴儿不在少数，双手把襁褓一接过来，沉甸甸的，就觉得不对劲。他把孩子肥肥的小脸瞄了瞄，狐疑地问道：“这是刚出生的朕的孙子吗？”

皇帝这么一问不打紧，把几个知情的人吓得面色煞白，谁也不敢接腔。那奶娘还要敷衍，里面王妃叫宫女传出话来：“父皇，小王子还在儿臣怀里呢！”

皇帝把襁褓还给奶娘，不高兴地问道：“那么这个孩子是谁？”

奶娘知道自己给主人闯下大祸，结结巴巴跪下说：“回万岁爷，这



是贱婢的孩子，算是小王爷的奶哥。给万岁爷瞧瞧，只不过盼着将来添点福气增点寿呢！”

幸好，玄宗皇帝当时是一团高兴而来，又有高力士在旁边打圆场，总算没追究下去。跪在地上的忠王已经吓得遍体冰凉，汗流浹背。

李隆基从儿媳妇那里接过婴儿，左看右瞧，特别喜欢。俗话说，爷奶奶喜欢的头孙孙，爹爹娘偏爱的断肠儿。李隆基其时年仅四十二岁，却有了嫡亲的孙子，当然满腹喜悦。回头叫高力士取来大堆金银珠宝器皿赏赐。那高力士另拎来了一个绛纱袋子，小心翼翼地里面捧出一粒洁白光明的大圆珠。那宝珠一露面，顿时光芒四射，满室生辉。原来这竟是一件稀世珍宝，名曰上清珠，乃海外剌宾国所贡奉。玄宗笑着对婴儿道：“此乃福珠，尔是朕福孙，就赠与你了。”

忠王带着满庭的人跪下，替婴儿谢恩。

玄宗又当场赐孙子名倓，封广平郡王。满院子的人刚刚站起来，又急忙重新跪下，院子里再次响起一片谢恩之声。

那婴儿又由奶娘抱着在金盆里面洗濯，不哭不闹。众人眼不眨地瞧着。

一切总算平安过去，皆大欢喜。忠王毕恭毕敬地送父皇朝外走。不料玄宗李隆基走到殿门口，突然立下来，头望上面飞檐，得意洋洋冒出一句：“此殿中今日一殿三天子，不亦乐乎！”

忠王当时就吓得差点跌倒。只到父皇的队伍消失之后，他才悄声问旁边的太监：“刚才圣上说什么来着？”

一个贴身小太监说：“万岁爷好像说的是一殿三天子呢！”

忠王听后连连摇头，不知这话是福是祸。

盖三天子者，无外乎指玄宗本人、忠王、刚出生的这个婴儿。但是当时明明并没有太子。一切迹象也说明忠王府与东宫无缘。皇帝将来少不了要立寿王之类得宠妃子的儿子为太子。即便玄宗百年之后，皇位是太子继承。太子百年后，又有太子的太子啊！怎么轮到他忠王当天子？更别说那个粉红色的小肉球了。

在皇帝的诸子间，也有不变的规则，往往子以母贵。谁的母妃在父皇面前得宠，谁就有更多的机会。前太子瑛的母亲是赵丽妃，赵丽妃系歌妓出身，当年因为能歌善舞通音律，与皇帝一唱一合，堪为天配，以此其子瑛得立为太子。后来赵丽妃年老色衰，轮到武惠妃专宠，



所以赵丽妃一死，太子瑛便失宠丢命，武氏的儿子寿王瑁则变得风光无限。

而忠王自己这边则是一塌糊涂。生母杨氏在宫中地位低下，当时王皇后没有子嗣，就把忠王抱过去抚养，视若亲生。这本来是件天大的好事，但是皇帝东去泰山封禅之前，在武惠妃的唆使下，已经把王皇后废为庶人，打入冷宫，皇后不久即郁郁而逝。忠王眼见自己的母亲因谗言而死，却无力挽救，心情之痛，可想而知。避祸惟恐不及，哪敢萌生其他奢望？

这“一殿三天子”，真不知是福是祸啊？

倒是那刚刚来到人世间的粉红色的肉球为着生长，拼命吮吸着奶娘甘甜的乳汁，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差一点被顶替，也不知道自己被册封为广平郡王。如果他预知了以后成年的烦恼，或许不会那么着急地长大哩！

大唐开元年间国泰民安，人口大增。开元十四年，在全国各地，与皇孙一同降生的婴儿成百上千，不计其数。就在忠王府遣人连夜进皇宫报喜的那天深夜，远在山南道襄州治内，也有一个男孩啼哭着来到人间。男孩的父亲名叫张向，是一位颇有文采的当地穷绅士。因为前几个孩子顽劣不堪教育，张向就把新生的小儿子取名“继”字懿孙，意即能继承自己的文采风流和雄心壮志。

这个村子叫张营，不远处还有个村子叫张桥。两个村的村民绝大部分姓张。据说这里是武周朝丞相张柬之的故乡。村子外不远的山丘上便是张柬之家族的墓地，黑沉沉一大片。除了张柬之，有名有姓的墓室就有九座。它们是：张柬之的父亲张玄弼，张柬之的弟弟张景之、张庆之、张敬之，张柬之的儿子张漪，张柬之的侄儿张苗，张柬之的孙子张轸、张孚，侄孙张点。那么一大片名人兼死人的碑林，一字儿摆开去，压住了半个山岗，比活人们住的村庄还气派。

按说，这两个村庄的张姓居民跟张柬之都应该沾亲带故，同一个远祖吧。所以，村里的小孩子们均以这位曾被皇帝封为汉阳王的张丞相为荣。张柬之写的那首“相和歌辞·大堤曲”便是学童们的启蒙读物。孩子们或半懂不懂，或完全不懂，只把它当歌儿唱。放牛割草时也唱，戏水逐波时也哼。曲曰：



南国多佳人，莫若大堤女。
玉床翠羽帐，宝袜莲花炬。
魂处自目成，色授开心许。
迢迢不可见，日暮空愁予。

张向因为生性耿直，家境又不好，所以并不入张氏家族的主流。他在外也绝不以汉阳王的亲属自居。他的妻子沈氏，本是外庄的大家闺秀，诗赋修养极好，无意中得到了张向写的一副对联，遂迷上了他的才华，放着许多门当户对的大家公子不嫁，偏偏下嫁给这样一个中落之家。张向发愤读书赶考誓要搏取功名，也有不辜负妻子相识相爱之意。可叹那沈氏，在家本是千娇百宠的小姐，来到张家后，眼见夫家入不敷出，便辞了从娘家带来的丫环，无论细活粗活，事事自己动手。她不但在短短几年内学会了家务，农忙时竟也能下田里干活。偶尔回娘家，父母摸着她粗糙的脸和手，泪水直流，她却从不叫苦也不后悔。夫妻二人对外表面恭卑，暗地里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把家庭在他们手里兴旺起来。

可惜张向的两个大儿子不争气，在张向入京赶考期间，两个孩子背着母亲沈氏，跟着村里的混混们学得偷鸡摸狗、掷骰嫖娼，恶习满身。待张向一年后落第自京返乡，竟渐渐管不住这两个混小子了。如今人到中年，意外又得一子，张向夫妇满心喜悦，遂决心哪儿也不去，全力栽培这新生婴儿，势必让幼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不可。

孩子出生时倒无任何异样。只是婴儿呱呱坠地后，便不轻易啼哭，瞌睡多多，而且皮肤黝黑，鼻头奇大，与哥哥们清秀的面孔迥然不同。所以小家伙顷刻间便得了个乳名：“黑蛋”。

三日洗礼时，家中十分冷清。两个哥哥觉得被剥夺了主角位置，对这个小肉球十分不满。沈氏娘家人施舍似的，只派仆人送来一堆礼品，连面也没露。本族人更不热心，只有几个平素喜欢舞文弄墨的穷酸秀才来混了顿饭吃。张向在陈年物什堆里找了个旧铜盆，擦拭得锃光闪亮，黄澄澄的如同金子一般。然后盛了一盆清水，从妻子怀里把小儿子接过来，赤裸裸放进那水中，轻轻地洗濯。沈氏在床上瞧着，充满疼爱之心。这是他们的断肠儿啊！



第二章

教孽子老父成疾 划田产幼苗为证

张营和张桥位于汉水北岸，樊城远郊，地处汉水之阳，这也是当年张柬之被封为汉阳王的原因。从大处看，这一带是一片盆地，西南方向有荆山山脉，北有秦岭余脉，东有洪山蜿蜒而至，所以四周诸多河流纷纷往这方流来。东排子河和西排子河皆发源于秦岭余脉，汇拢之后，在村子附近注入小清河，小清河又在樊城之下汇入汉水。汉水则在河中淤出一大片沙洲之后，在鹿门山和岷山之间觅得一个出口，浩浩荡荡折向南流去，与长江并肩而行数百里，然后在江夏境内融入长江之中。

张向的家并不在村子里，远远地隔着几方田畈，仅一条小道与村里大路相通。房屋依着一个斜斜的土坡而建。正中主房虽然是祖传下来的青砖灰瓦建筑，却早已油漆剥落、旁边多是些草屋架棚。环绕的林木也疏叶残枝，一眼看去就知道此户人家正处于破败萧条之际。

张向青年时曾两次入长安赶考，均是空手而返，所以纵使满腹文章，在村里总是被人小觑。自己的书没有读出头，竟也荒废了孩子们的教育，致使大儿张绩、二儿张经养成顽劣之性，不务正业，以至于他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了小儿子张继身上。妻子沈氏，是位典型的三从四德的妇人，一家子男人，惟她一个女子，反而是她的担子最重，过得最苦。

张向没有把小儿子送入乡学或县学，而是自己亲自传授，从识字断句开始。转眼数年后，小“黑蛋”张继已经长到八岁。他不但聪慧伶俐，而且性格沉稳，无论读书识字或是放牛割草，总是能完成大人交给的事情。对于两个大他十来岁的哥哥，则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小小的年纪，已经懂得两个哥哥见父亲偏爱自己，常存嫉妒之心，所以他不但恃宠撒娇，反而处处小心，不与哥哥们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



不惹父亲生气,另一方面也不使哥哥们因此而受罚。张向能觉察小儿子的良苦用心,不禁为孩子顾全大局的胸怀深深感动。

这一年的春天,张向受到邀请,参加张氏宗族的祭祖大典。为了增长见识,他把小儿子“黑蛋”张继带上,却不带几乎已经成年了的两个大儿子。

张氏家族祭祖的风俗原先并没有,每到春季举行盛大祭祖典礼是近十几年的事。一来在本朝张氏家族出了个受封王位的大人物张柬之,二来近十年来天下太平、国富民安,一些好事之輩便排排场场举起祭祖的大旗来。张向家境贫寒,族系又远,虽然书香门第,却从来没有受到过邀请。后来一些族人听说他能写一手好词,这年便请他出来装点门面。

祭祖典礼在宗氏祠堂进行。那祠堂位于村头高坡上,三进三出的宽敞青砖大瓦房。道道门楣横梁上雕龙画凤,或一些山水人物、梅兰竹菊之类,精巧之至。“张氏祠堂”四个隶字个个有面盆那么大,据说是一位张柬之的嫡孙所书。

这天风和日丽,沿途柳条儿青青的随风而舞。张向携着继儿,来到坡下,只见祠堂内外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厅里摆着一溜方桌,一些头面人物端着上首,个个红光满面,神情肃穆。神案上堆着丰盛的祭品,红桃黄橘,香饭焦饼,旁边的小孩子们看得只流涎水。

张向在偏僻的地方寻了个空位坐下,继儿怯怯地挨着父亲站着。

众人由那些头面人物率队,叩头、烧香、念祭文、听和尚朗读书经,听族长表扬当代许多孝子贤孙,祭祖典礼一桩桩进行,有条不紊。眼看就要结束,接着就是放鞭炮,送鬼神,鸣天响地、功德圆满了。张向知道稍后的酒宴上还有个节目,就是与会众人即席吟诗作对,所以暗暗打着腹稿。

突然外面坡下人声鼎沸,间或夹杂着粗暴的叫骂声。

原来那张绩和张经见父亲放着两位大公子不带,偏领了尚不谙事的小黑蛋去祭祖,便愤愤不平。他俩随便翻了翻书本,味同嚼蜡,便不顾母亲的劝阻,推门玩去了。两少年在高坡上晃荡,老二眼尖,发现一只褐色野兔在小麦田里缩头缩脑,嚷了声:“抓兔子!”撒腿便追。老大随后紧紧跟上。

在旷野之中,人怎么可能追上兔子?两个顽皮的家伙追出一身臭



臭汗，也没摸着兔毛。好在那兔子处于惊吓之中，绕着圈儿四下里乱窜，距离倒没拉多远。可是两人的脚下，绿油油的麦苗儿大受其害，被践踏得不成样子。

两个家伙跟那倒霉的兔子正疯得高兴，忽听耳边一声暴喝：“混蛋！”两人抬头一看，却是邻村的张老三老头儿。

张老三气呼呼地数落道：“看你两个混小子，把咱家麦田糟蹋成什么样子了？愣着什么？还不赶快滚出来！”

两个混小子正当十六七岁，力气用不尽，心里又不舒服，朝着老头儿做了个鬼脸，依旧弯腰去捉兔子——可兔子乘着这大好时机，早溜得没影儿了。老二便粗声粗气地说：“你才混蛋呢，赔咱的兔子来！”

那张老头儿却是个暴脾气，闻听这两个臭乳未干的小子竟敢骂自己混蛋，喊了声：“畜生，反了你了！”在地上捡了一块土堡就朝着他们俩扔过去。那土堡在半空中散体，灰蒙蒙一片，不但落了两个家伙满身满脸，还迷住了他们的眼睛。老大老二大怒，冲过来拳脚并用，把张老头儿打倒在地。

那张老头儿这么大的脾气却是有道理的。只见他从地上爬起来一迭声高嚷：“娃儿们！有人欺负你们老子啦！”便见远处屋里跑出来齐齐壮壮三条彪形汉子——原来这张老头儿竟也有三个儿子。这还不算，紧邻另一家屋里也出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一张老头儿的弟弟张老四，另两个自然是张老四的儿子。这兄弟叔侄加起来七个人包围过来，把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一顿饱揍，揍得他们哭爹喊娘。揍完后张老头儿仍不解恨，便取来绳子绑住俘虏的双手，推推搡搡朝祠堂里来，要告他们毁田欺上之罪。

早有两边都认识的人跑进祠堂悄悄通知了张向。张向大惊失色，扯起了继儿慌忙出了祠堂大门，迎上前去。他惟恐闹得族长们知道此事，从此更不能在人前做人了。

那张老头儿被子侄们簇拥着，得理不饶人，指着张向的鼻子道：“这是你教的好儿子！上不敬老人，下不爱庄稼，活活两个现世宝。你不教，我送他们到家族祠堂祖宗面前来教！”

张向又是作揖又是赔礼，差点跪下了，那张老头儿仍是不依不饶。两个大人正拉扯着，八岁的张继乘着一个间隙，朗朗高声道：“张三爷爷，就算是您有理。哥哥们被你们打了绑了，父亲给你们赔罪了，还要